

中國傳統文化精華

忍經

下

忍經

譯註

西漢公孫弘武帝時對策擢金馬門待時
有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至弘仄目
事固因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
西漢汲黯字長孺爲人生倨少禮面折不能容
人之過武帝方欲雲雲黯對曰
陛下內多欲
上怒罷朝
唐堯之治平
之也黯曰天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中国传统文化精华

忍
经

〔清〕上官弘立 编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传统文化精华·忍经 / 唐忠民主编.

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3.7

ISBN 7-5387-1782-X

I. 中… II. 忍… III. 忍经-全集 IV. Z121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6498 号

《中国传统文化精华》·忍经

主 编:唐忠民

责任编辑:邓淑杰

责任校对:邓淑杰

装帧设计:于克广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毫米 32开

字 数:10 000千字

印 张:300

版 次:2004年4月第1版

印 次:200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5 000

书 号:ISBN 7-5387-1782-X/I·1686

定 价:416.00元(全15种) ¥:32.00(上下)

而起，跃上了那个孩子的马，飞快地向南方逃，逃回了汉朝。回来后被判死罪，用钱买了一条活命，贬为平民百姓，退隐回家，住在蓝田县南山中，以打猎度日。有一次晚上和别人在老百姓家里喝酒，回来走到霸陵亭。守亭的军官喝醉了酒，喊李广停下来。李广的随从说：“这是以前的李将军。”守亭军官说：“现在的将军都不准晚上走路，何况以前的将军？”于是留李广在霸陵亭过夜，到天亮了才放他。过了不久，匈奴侵入辽西，杀了辽西太守。朝廷又让李广担任右北平太守。李广请求让守霸陵亭的军官从行，到了军中后便把他杀了，上书给皇帝，告诉当时经过，并请求皇帝原谅。皇帝也没有怪罪李广。

晋人庾悦在安帝时为江州刺史，刘毅作豫州都督。当年在京口时，刘毅的家十分贫困。一天，他和一伙朋友在东堂玩。后来庾悦来了，庾悦当时作司徒长史的官，地位颇高，所以一来就把刘毅他们玩的地盘给占了。朋友们纷纷躲开，只有刘毅挺立不动。庾悦的野餐特别丰盛，但是不给刘毅吃。刘毅向庾悦请求喝点儿鹅汤，庾悦说：“今年还没有孵出小鹅来，哪里有鹅肉鹅汤送人呢？”从此，刘毅心里便记下了庾悦的仇。到后来庾悦作江州刺史的时候，刘毅便要求以豫州都督的身份兼督江州，皇帝同意了刘毅的请求。刘毅奏启皇帝，说江州是内地，安民是首要的任务，不应当驻扎军队来耗费扰乱人民。临走，又不准庾悦带随从。庾悦府上文武三千多人，都归入刘毅，庾悦因此呕气，不久就死了。

【评说】

李广犯了夜禁，霸陵尉不许他通行，李广竟然记仇，在

他重新担任将军时，把霸陵尉杀了。刘毅贫困时，向长史庾悦讨鹅肉吃，庾悦不给，以后刘毅官居庾悦之上，竟挟嫌报复，庾悦呕气而死。李广和刘毅度量狭小，为报小怨而置人于死地，是不足为训的。

【原经文】

张敞之杀絮舜，徒以五日京兆之忿；安国之释田甲，不念死灰可溺之恨。

【译文】

张敞杀了絮舜，只是由于絮舜说他只能做五天京兆尹的怨恨；韩安国释放了田甲，并不以田甲骂他死灰可溺而怨恨。

【原注文】

西汉张敞，字子高，河东平阳人。宣帝时为京兆尹，善治盗。甘露元年杨恽之诛也，公卿奏敞恽之党友也，不宜处位。上惜敞材，寝其奏。敞使贼捕掾絮舜有所案验，舜以敞劾奏当免，不肯为敞竟事，私归其家。人或谏舜，舜曰：“今五日京兆耳，安能多案事。”敞闻其语，即收舜系狱，昼夜验治，竟致其死。会立春，值得冤狱使者出，舜家载尸自诉。使奏敞杀下辜，即免敞为庶人。居数月，冀州有大盗。天子思敞功效，召敞拜冀州刺史。

西汉韩安国，字长孺，成安人。初事梁孝王，为大夫，后得罪下狱，狱吏田甲辱之。安国曰：“死灰不复然乎？”甲曰：“然则溺之。”居无何，梁内史缺，汉使使者拜安国梁王内史，田甲亡命。安国曰：“田甲不就职，我灭汝宗。”田甲肉袒谢。安国笑曰：“公等足与治乎？”

【译文】

西汉张敞，字子高，河东平阳人。汉宣帝时做京兆尹，特别善于处理盗窃一类案件。甘露元年，朝廷诛杀杨恽。有些大臣向皇帝报告张敞是杨恽的同党和朋友，不适宜继续担任职务。天子爱惜张敞的才能，没有理会这些话。张敞派主管捕贼的官员絮舜办案，絮舜认为张敞是个应该被免职的人，不愿意照办，偷偷地跑回家了。有人劝告絮舜不能这样做。絮舜说：“张敞只不过五天京兆尹，怎么能再来查办案件！”这话传到了张敞的耳朵里，他马上把絮舜逮捕起来，日夜审讯，最终把他整死了。到立春的时候，碰上皇帝派出的检查冤案的专员来巡视，絮舜家里的人抬着絮舜的尸体告状。专员向皇帝报告，说张敞滥杀无辜，皇帝就免了张敞的职，张敞又成了平民。过了几个月，冀州出现土盗，皇帝想起了张敞的本事，又向张敞授了冀州刺史的官。

西汉人韩安国，字长孺，成安人。开始，韩安国在梁孝王手下做事，做了一个大夫的官。后来因为犯了错误，被逮捕了，管监狱的官员叫田甲的在监狱中辱打韩安国。安国说：“死灰难道不会再燃吗？”田甲说：“如果它再燃，就用尿淋熄它！”过了不久，梁国内史一职空缺。汉朝派使者拜安国为梁孝王内史，田甲害怕安国报复他，就逃走了。安国说：“田甲不回来工作，我要诛灭他一族！”田甲只好肉袒到安国那里请罪。安国笑着说：“像你这样的人，难道还值得我报复吗？”

【评说】

絮舜说张敞“五日京兆”，张敞竟把絮舜抓起来整死，狱吏田甲在韩安国下狱时辱打韩安国，韩安国却不记恨。

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例子，谁是谁非，是非常明显的。

【原经文】

莫惨乎深文以致辟，莫难乎以德而报怨。君子长者，宽大乐易，恩仇两忘，人己一致。无林甫夜徙之疑，有廉蔺交欢之喜。噫，可不忍欤！

【译文】

没有比罗织罪名以致人死地更惨的，没有比以德报怨更难的。君子长者，宽厚大度平易，不计较恩仇，不分彼此。没有李林甫夜里易换数床的多疑，而有廉颇、蔺相如言归于好的欣喜。唉，能不忍吗！

【原注文】

莫惨乎深文以致辟者，如中书吕壹深文巧诋排陷无辜之类是也。莫难乎以德报怨者，如李吉甫置怨结欢，韩安国善遇田甲之类是也。辟者，大辟，死罪也。

唐李林甫，玄宗朝为相，妒贤嫉能，排抑胜己。性阴险，人谓口有蜜，腹有剑。每夜独坐偃月堂，有所深思，明日必有诛杀。在相位十几年，阴贼良善，以多结怨虞，虑刺客，出则卫骑百余人，金吾静街，前驱在数百步外，居则重关复壁，如防大敌，一夕屡徙床，虽家人莫知何处。

《战国策·赵策》：赵蔺相如二次奉使秦有功，以为上卿，居将军廉颇上。颇宣言曰：“我为将，有攻城野战之功。相如素贱人，徙以口舌，反居我上。吾羞为之下，见必辱之！”相如闻之，出，每见辄引车避之，人皆为之耻。相如曰：“秦不加兵于赵者，以吾两人在故也。两虎共斗，势不俱生。吾所以为此者，先国家而后私仇也。”颇闻之，肉袒负荆，诸门谢罪，卒相与欢，为

刎颈之交。

《孔氏六贴》：卢知猷器量浑厚，被推为长者；卢承庆宽大乐易，士友以此亲之。盖吉甫安国之俦，恩仇不介于怀。人我无间，于己亦犹是也，安有林甫日防夜徙疑虑之心也。

【译文】

天下事最惨的，不会超过无端罗织罪名而致人于死地这种情况。如吕壹那样，挖空心思来编织罪名，诬陷良善无罪之人就属于这一类。天下事最难的，不会超过以德报怨，不计前嫌，如李吉甫对待陆贽，韩安国对待田甲，都属于这一类。辟，大辟，就是死罪。

唐朝李林甫，唐玄宗朝的宰相，妒嫉有品德有才能的人，排斥抑制超过自己的人。性格十分阴险，当时人称他口蜜腹剑。每天晚上，一个人坐在偃月堂。如果坐在那里沉思发愣，第二天肯定就会杀人，在宰相的位子上，李林甫一坐就是十九年。暗中残害良善之人，结下了很多仇怨。李林甫因此害怕有刺客。外出，就总是有卫队一百多人。前边有执金吾驱赶行人，最远的卫队前驱，离李林甫有几百步。在家里，李林甫就加固房屋，有几道墙，多重锁，就像防备大敌一样。一个晚上多次变换睡觉的床，就连他家里人也不知道他睡在什么地方。

《战国策·赵策》：赵国蔺相如两次出使秦国有功，回来做了上卿，地位在将军廉颇的上面。廉颇不满，公开扬言：“我做将军，多次攻城野战，立下了大功。蔺相如素来贫贱，只不过凭着嘴巴会说，地位反而在我之上。我以这种情形为耻！如果碰到了蔺相如，我一定要当面侮辱他！”相如听到了这些话，每次外出，只要看见廉颇，远远地便指挥

手下人赶车躲开，相如手下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耻辱。相如说：“秦国之所以不进攻赵国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由于有我们二人在。如果我与廉颇对立，就好像两只猛虎打架，肯定不会都活下来。先考虑国家利益，后考虑个人恩怨，这就是我躲避廉将军的原因。”廉颇听到了，打着赤膊，背着荆条，到蔺相如那里请罪。最后两人和好，成为生死与共的朋友。个人恩怨不记在心里的人，在处理自己与别人的关系时，以国家利益为重，这样对自己也有好处，哪会像李林甫那样日夜防备生活不安呢？

【评说】

对人有仇，在掌握一定权力的时候，竟然假公济私，滥用权力，深文周纳，必欲置仇人于死地而后快，这是最残酷的。以德报怨，则是最难以做到的。有道德有修养的人，应该不记怨仇，将心比心，宽大为怀。像李林甫那样口蜜腹剑，结怨的人太多，每夜多次换住处，以免遭人暗算。这样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，官做得再大，又有什么乐趣可言？廉颇和蔺相如，为了国家的利益，捐弃前嫌，成为生死之交，这才是宰相度量、大将风度。对待怨恨，都能像廉颇蔺相如一样，深明大义，化敌为友，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了。

十五、妒俭惧变之忍

妒之忍第五十七

【原经文】

君子以公义胜私欲，故多爱；小人以私心蔽公道，故多害。多爱，则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；多害，则人之有技，罔疾以恶之。

【译文】

君子用公德正义克服私欲，因此大多数人都有爱心；小人用私心覆盖公道，因此大多数人有害人之心。爱心多，别人有技能就看作是自己的技能；害人之心多，别人有技能就一定要妒嫉厌恶。

【原注文】

《鲁论》：子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义者，天理之所宜；利者，人情之所欲。盖君子循天理，自无人欲之私，故能泛爱于人。小人纵私欲，昧天理，故多嫉恶于人。荀子曰：“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。”

《书·秦誓》曰：“如有一介臣，断断兮无他技。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。人之彦圣，其心好之。人之有技，媢疾以恶之。人之彦圣，而违之俾不达。”谓设若有一介挺然独立之人，见人有才能，若己亦有此才能，见人美明之德，则中心诚爱之。此心天下之心，倍乎能容才能之人矣。故云多爱者胜私俗也。至有以私心昧

天理，见人有才，则妒忌疾恶之，见人彥圣，则拂戾妨害之，是不能容才能者也。故《大学》所言，此等妨贤病国之人，当放诸四夷无人之境，以御魑魅；不令使居中国，盖深恶而痛绝之也。

【译文】

《鲁论》：孔子说：“君子明于道义，小人明于势利。”义，是天理所应该实行的；利，是人情所想得到的。君子根据天理行事，便没有人欲的私心，所以能泛爱人。小人放纵私欲，不明天理，所以嫉恶别人。荀子说：“君子才能以公理克服私欲。”

《尚书·秦誓》说：“假如有那么一个人，虽然没有什么才能，他的心却很好，就会有宽大的胸怀。别人有才能，好像是自己的才能。对别人的美德，总是真诚地爱慕。别人有才能，妒嫉加上厌恶，别人有美德，就极力扰乱（这就不是好人了）。”这是以天下为公的胸怀，是真正能容纳有才德者的人。所以说爱心多的人能克服私欲。至于有些人，根据私心，抹杀天理，看见别人有才，就妒忌憎恶，见人有美德，就扰乱妨害，这是不能容纳有才能的人。所以《大学》说，像这些妨碍贤人危害国家的人，应该把他们流放到边远无人之地，以防止妖魔鬼怪侵入中国。不让这些人住在中国，乃是极其痛恨这些人啊！

【评说】

妒嫉是一种出于私心的卑劣感情。如果真正大公无私，对什么事情都能从整体方面、大的方面考虑，就不会产生妒忌心理。做到了这样，别人有了成就，会感到高兴；别人长了本事，也会由衷地喜悦，并以“见贤思齐”来要求和

勉励自己。

【原经文】

士人人朝而见嫉，女子入宫而见妒。汉宫兴人薨之悲，唐殿有人猫之惧。

【译文】

不管有没有才能，士人进入朝廷就会被人嫉恨；不管是否美貌，女子入宫必然会被人嫉妒。汉宫中有人薨那样的悲剧，唐朝宫殿中有对人猫的畏惧。

【原注文】

汉邹阳，景帝时人，仕吴，上书谏吴王。不听，去之梁孝王。又为潜下狱中。上书言：“女无美恶，入宫见妒；士无贤不肖，入朝见疾。”

汉吕后妒高帝所幸戚夫人，鸩杀赵王如意，断戚夫人手足，抉去眼辉，聋耳，饮以暗药，使居厕中，命曰人彘。召惠帝观之，帝惊，大哭，成疾。

唐李义甫，瀛州人，高宗朝参加政事，参预朝政。貌若温恭，与人语，嘻怡微笑，狡猾忌克，阴中伤人。人谓之笑中有刀，柔而害物。目曰李猫，后流雋州死。

【译文】

西汉邹阳，汉景帝时人，曾在吴国做官，上书劝阻吴王造反，吴王不听，邹阳便离开吴国到了梁孝王那里。又被人诬陷下狱。在狱中上书说：“女人不管美丑，入宫便会受到妒忌；士不管是贤还是不贤，入朝便遭到嫉恶。”

汉代吕后妒嫉汉高祖所亲近的戚夫人，便用毒药杀死了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，又砍断了戚夫人的手和脚，挖去了

她的眼珠，弄聋了她的耳朵，给她喝哑药，让她住在地窖里。称她做“人彘”。并叫汉惠帝来看，惠帝大惊，大哭，因此得了大病。

唐代李义府，饶阳人，唐高宗时吏部尚书。样子很谦和，同别人说话，总是和蔼地微笑。实际上狡猾刻毒，暗地里中伤别人。别人说他笑里藏刀，柔能害人。称他为李猫，又叫人猫。后来流放雋州，并死在那里。

【评说】

在尔虞我诈，人吃人的封建社会里，妒忌是一种散布很广的病毒。有才能的人，在朝廷，会受到同僚们的妒忌；有姿色的女子，在宫内，会受到妃嫔们的妒忌，甚至出现过李义府笑里藏刀，暗害别人和吕后把戚夫人残害成所谓“人彘”的事情。这种妒忌病毒，是应该彻底根除的。

【原经文】

萧绎忌才而药刘遵；隋士忌能而刺颖达。僧虔以拙笔之字而获免；道衡以燕泥之诗而被杀。噫，可不忍欤！

【译文】

萧绎由于嫉妒刘之遵的才能而将他毒死，隋朝儒士嫉妒孔颖达的才能而想刺杀他。王僧虔故意展示自己拙劣的作品而免除灾祸，薛道衡因写了燕泥的好诗而被杀掉。唉，能不忍吗！

【原注文】

南梁刘之遵，字思贞，南阳人。武帝时为太常卿。之遵博学能文，尝为萧绎湘东王长史。将归江陵，至夏口，绎素忌其才，密送药杀之，而自为志铭，厚其赠赠。

唐孔颖达，字仲达，冀州人。八岁入学。日诵记千余言。及长，善属文，通步历。隋大业初，举明经高第，授博士。炀帝召天下儒官，集东都，诏学士与论议。颖达为冠，又年最少，老师宿儒，耻出其下，阴遣客刺之。颖达匿杨玄感家得免。及唐太宗即位，颖达数以忠言进，除国子司业，拜祭酒。帝幸太学，命颖达讲经，有诏褒美。后致仕卒。

南宋王僧虔，王导之孙也。文帝时为太子中庶子，武帝时为尚书令。弱冠雅善隶书，宋文帝见其书素扇，叹曰：“非惟迹逾子敬，方当器雅过之。”时孝武帝欲擅书名，僧虔不敢显迹，大明世常用拙笔书，以此见容。子敬，王献之之字也。谓武帝欲擅己能而僧虔退于拙笔之让，故获见容而免咎。

隋薛道衡，字去卿，河东汾阳人也。六岁而孤，专好学。年十三，讲《左氏春秋传》。高祖时为内史侍郎，炀帝时任藩州刺史，大业五年招还，上《高祖颂》，帝不悦，曰：“此鱼藻之义也。”拜司隶大夫。帝自负才学而骄天下之士，不欲出其右，御史大夫奏道衡负才悖逆，有无君之心，遂缢杀之，天下冤之。临死，帝曰：“更能作‘空梁落燕泥’否？”

【译文】

南朝梁刘之遴，字思贞，南阳人，梁武帝时为太常卿。之遴博学，善于写文章。曾任过湘东王萧绎长史。要回江陵，走到夏口，萧绎因为平素妒忌之遴的文才而派人送毒药给刘之遴，把他毒死了。萧绎自己给之遴写了墓志铭，给刘家送了很多丧礼。

唐人孔颖达，字仲达，冀州人。八岁上学，每天背诵一千多字。长大后，很会写文章，也通晓天文历法。隋朝大业

初年，举明经高第，授博士。隋炀帝曾召天下儒官，集合在洛阳，令朝中学士与他们讨论儒学。颖达年纪最少，道理说得最出色。那些年纪大资望高的儒者认为颖达超过了他们是耻辱，便暗中使刺客刺杀他。颖达躲在杨玄感家里才逃过这场灾难。到唐太宗即位，颖达多次进忠言，任国子司业，后拜祭酒。太宗来到太学视察，命颖达讲经。太宗认为他讲得好，下诏表彰他。后来他辞官回家了。

南朝宋王僧虔，东晋王导的孙子。宋文帝时官为太子中庶子，武帝时为尚书令。年纪很轻的时候，僧虔就以善写隶书闻名。宋文帝看到他写在白扇子上的字，赞叹道：“不仅是字超过了王献之，风度气质也超过了他。”后来，宋孝武帝想一人以书名闻天下，僧虔便不敢露出自己的真迹。大明年间，常常把字写得很差，因此才平安无事。

隋代薛道衡，字玄卿，河东汾阴人。六岁就成了孤儿，特别好学。十三岁时，讲《左氏春秋传》。高祖时，作内史舍人。炀帝时任潘州刺史。大业五年，被召还京，上《高祖颂》。炀帝看了不高兴，说：“这只是文词漂亮。”拜司隶大夫。炀帝自认文才高而傲视天下之士，不想让他们超过自己。御史大夫于是说道衡自负才气，有无君之心。于是便把道衡绞死了。天下人都认为道衡死得冤枉。临死的时候，炀帝问道衡：“你还能写出‘空梁落燕泥’的诗句来吗？”这句诗，是薛道衡《昔昔盐》中的一句。

【评说】

这里是几个不同类型的历史故事。刘之遴、薛道衡因才能遭到帝王的妒忌而被杀，孔颖达因才能超过同僚几乎被暗害；而王僧虔知道自己字写得好为皇帝所忌，写字时故

意用劣笔，才幸免于难。所以有才能的人，有的时候，要韬光晦迹，才能避免横祸。

俭之忍第五十八

【原经文】

以俭治身，则无忧；以俭治家，则无求。

【译文】

以俭朴修身，就不会有忧虑，以俭朴持家，就不会有求于人。

【原注文】

《易·否卦·象》曰：“君子以俭德辟难。”此不谓以俭治身，则无忧如何？

《说苑·反质篇》：秦穆公问由余曰：“古者明王圣帝，得国失国，尝何以也？”由余曰：“臣闻之，当以俭得之，以奢败之。”

范尧夫戒子弟曰：“惟俭可以助廉，惟恕可以成德。”五代王朴与世宗曰：“恭俭节用，以丰其财。”

【译文】

《易·否卦·象》说：“君子用节俭的品德克服艰难。”这是说用节俭的品德来治身，就不会有忧虑。

《说苑·反质篇》：秦穆公问由余说：“古时候圣明的帝王，他们得到政权和失去政权的原因是什么呢？”由余说：“我听说是因为节俭，得到政权；因为奢侈，失去政权。”

范尧夫告诫他的子弟说：“只有俭，才能帮助你清廉，只有仁恕，才可以使你修养道德。”五代时的王朴对周世宗

说：“恭敬、节俭可以增加财富。”

【评说】

成由勤俭败由奢。俭，是一种美德，养成了这种美德，居官，就会廉政；持家，就会勤朴；为人，就会清心寡欲，与世无争。这样，居官时就可以有好的治绩，不在位时，也可以避免灾祸。

【原经文】

人生用物，各有天限。夏涝太多，至秋必旱。

【译文】

人生一世所用的事物各有上天规定的限度，夏天洪涝如果多了，必然会出现秋天的干旱。

【原注文】

赵宋司马光尝与王安石廷辩曰：“天地所生，财货百物，止有此数。不在官，则在民。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。”

【译文】

宋司马光曾经和王安石在朝廷上辩论说：“天地能够生产的万物和财货，只有这个数字。这些东西不在朝廷，便留存人民手中。好比夏天雨水太多，秋天就一定会干旱。”

【评说】

夏涝太多，至秋必旱，这是物极必反的道理。如果不厉行节约，一味铺张浪费，不仅败坏风气，也会坐吃山空，带来无穷的后患。至于说“人生用物，各有天限”，则带有宿命论思想。这种观点，是应批判地看待的。

【原经文】